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九十九

外戚上

外戚傳

國家之爵祿寵利加乎其臣以人才爲差等而外戚由姻昵蒙恩其所以希寵微澤恒非俊乂勲勞之所可及固其地分宜然也惟其以地分爲依憑于是乎怙心狡圖者至千數典章蘊崇禍亂在漢則呂氏之爲王與王氏之五侯是也而饕餮糶蕩之徒則觸罟投網使人主不得不賊惡而徇法則丁傅梁竇之屬所謂西京七族東京六姓是也自是之後援爲烟戒每存斂制而興廢善惡則存乎止所以馭乎下與下

所以承乎上者而已善乎東漢馬后之抑外氏封也
曰福祿重疊如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至孝之行安親
爲上此教言者可謂洞徹貫宜者已唐之長孫宋之
曹后皆其儔也而陰興武攸緒之佞能先幾遠咎有
足多焉明興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裔以故王爵廟
號雖極隆于楊徐而朱卽自功臣外無兩者至若李
隴西繇尚主而僭爵要小岐陽大勳所推本文皇入
纂而中宮仲氏乃開焉夫固憫其凶收其悃而執經
者猶疑之然以中山之勳塞天地家有兩公祚後百
代不爲過也其本末世次在中山傳及公侯表卽昭

皇后母儀奕世幾于文妣以故張氏得封二伯其後
外戚家至有自侯而進公者自保傅而至太師者然
其極不過貴富其樂不_必過宮室狗馬聲色其威怒不
過行里閉籬匹而已壽寧建昌以太侈而輒膺繫_修
肅帝因申明考功悉裁諸世封者獨定公以中山故
彭城惠安以昭皇后故且半授惟幄汗馬焉蓋累朝
法制森密而賢后如孝莊之遜謝慈聖之裁飭與古
懿範同風抑東禮之官諫議之職間遇朝廷恩數踰
溢未嘗不執憲典而爭故雖鄭氏奔嫡之謀其禍中
于肺腑媵理元弟宗族交通傾軋而猶尚陽施抑遜

內憚公忠有所忌而不敢恣睢以顯行其毒殆夾持
匡救之力居多焉若夫貞徽亮跡出乎椒親之間在
遜國則徐輝祖以仗義幽辱梅殷以拒命橫死在國
亡則張慶臻劉文炳合門自燔鞏未固黃絕殉命豈
不足以振頽綱而樹名教雖守道砥節之儒何以加
哉夫同一外戚也非其人則爲梟爲獍其氣力易以
竊資而養亂得其人則爲麟爲鳳其羽毛適以重國
而表倫匪是則恪順儉靜澤于典雅以保延家族而
承天子睦婣悌序之誼于不衰庶幾上下兩得也哉
因考外戚之事蹟可紀者著于篇

揚王陳公逸其名世居揚州無子長女適李氏次淳
皇后公既卒以季氏甥爲後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媼
王王夫人立祠太廟東遣大臣代祀其明年中都守
臣上言伏惟陛下追眷陳氏本乏脩宗更迷兆域軫
心揮涕日夕靡遺臣等旁詢父老徧歷村墟得公墓
地在下縣盱眙丘壠如故是宜加楹華表兼創廟祠
臣又聞人言公本維揚尺籍當宋祚將傾扈蹕遠邁
既次南海帥隕君崩卒徒俱溺公亦舟破中濟脫死
海島招携瘡殘匍匐沙際累石支釜調糜苟活已而
食盡自分喪軀適旁有死馬衆欲烹食公方徬徨夢

白衣人謂公勿食馬肉吾舟挈汝恍惚未信俄夢如
初是夜櫓聲入耳若寤若寐復有紫衣人杖觸公勝
曰舟且至柰何不起公驚立熟視身在艤中食頃颺
發舟如輪轉公夙諳巫呪叩齒揮神須臾風波靜恬
檣柁寧捷同舟謝公共進酒食北至通州送公登岸
歸於故里厭棄弓矢假藉符術避地盱眙津里鎮久
之始生二女季即皇太后也作配仁祖誕育聖躬公
卒年九十有九臣等無任嗟異伏惟宋元之交華綱
塗地戎貫滔天神胄攸鍾乾靈未殞皇太后之有朱
乃陛下之有母也豈偶然哉臣等謹昧死奏帝曰朕

固已聞之矣因命中書省爲朕外王父揚王立廟於
昭墓次遣太常卿陳昧往奉安神主祭以太牢肆祭
器悉白金所造仍製王衮冕王夫人冠服焚之設祠
祭署奉祀一人復洒掃戶凡二百一十家世守王墓
有司用歲時行祀禮且諭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其
先所立太廟東故祠遂詔有司撤之云

徐王馬公遠其名孝慈高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
徐王媪鄭王夫人繼又念王無子與揚王並祠太廟
東皇后親奉安神主及祭其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
謹奉皇帝命致祭於考妣云云四年五月宿州新廟

成帝召禮部尚書陶凱論曰皇后德懋塗辛功高任
如佐朕布衣永清寰海實惟慶宗發此靈淑惟后父
馬翁世籍宿州閔子鄉少事耕農長負膂力疾惡如
仇拊頌若狎墟中敬憚莫敢頡頏元末使氣殺人藏
命定遠已而江淮驛騷避地轉徙謀諸室人鄭乃以
愛女託於好友郭子興子興豪俠首難收召民兵朕
適歸麾部稍著勲庸乃館朕甥廬薦成嘉禮曰吾女
馬公季女也惟吾夫婦愛如己息音本嗣徽祥由天
定朕時敬諾周旋有年及登大寶遂正軒龍業有詔
褒贈翁媪矣於是物色嗣崑並遭閔天朕感悼益深

用即王塋闢地作廟奉安神靈禋有司祇供祀事汝
凱宗伯實司人鬼其次第朕言刻諸貞石凱再拜受
命二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以王外親
武忠武聚爲之復洒掃戶九九十三家其他禮文悉
視楊王云先是帝嘗訪得后之親族拊授以官后力
謝曰國家爵祿宜與賢士大夫共之不當於妾家且
引前世外戚以驕佚致禍帝善后言賜金帛而已故
馬氏訖無貴顯者

郭德成濠人也兄興弟英皆以功得侯事具名將中
德成有女弟入宮爲寧妃德成事帝爲駝騎舍人世

多難因自晦于酒一日帝召授府都督懇辭不受帝
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又兄弟皆封獨爾未顯故畀
爾職爲爾榮柰何乎辭德成免冠泣且拜曰臣狂愚
性懶嗜酒又酷嗜卧不識緩急倘任職不理上殺
我矣人生不過多得錢飲美酒取意自適耳顧榮顯
無爲也惟上裁幸帝喟然曰善人善人舉若此吾刑
可措矣立賜黃封百畧助舍人飲他金絲稱是一日
侍宴後苑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帝笑曰醉風漢毛
髮如此非傷酒過耶盍戒諸德成叩首曰臣猶厭其
多且盡鞠始快帝嘿然德成悟觸忌諱乃大怖出即

盡削其髮披僧衣入狂呼唱佛不已帝謂寧妃曰前
謂汝兄獨戲言乃實爲之非風而何已而黨事起死
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終

彭城侯張麒河南永城人誠孝昭皇后父也洪武中
女爲燕世子妃投兵馬副指揮尋卒洪熙元年贈彭
城侯諡恭靖子景初從成祖靖難戰永平大寧有功
擢指揮同知建文三年援薊州又從梁銘戰白河上
陷陣有功遷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右衛再調管帶
衣衛旗手二十二年妃正位中宮進左都督洪熙改
元封彭城伯與世券正德三年卒景弟昇靖難時以

舍人守北平授正千戶永樂初遷指揮僉事十二年
從出塞至忽刺忽失溫遇敵有戰功二十二年遷都
督同知尋進左都督宣德四年罷都督任勅曰卿舅
氏至親而日理劇務不遑暇逸矧兵政之重吏或以
欺謾連逮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朕夙夜在念圖善
始終可輟都督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庶稱朕優禮
至親共保富貴于無窮之意正統五年封惠安伯與
世券先是宣宗奉太后謁陵朶昇從太后召見諭以
謹飭保家祚惟朔望奉朝請不得預聞政議朶昇
家本謹厚以太后故益凜國法罔敢踰越故恩澤兩

封久而不替嘉靖八年釐恩澤侯以彭城惠安軍功
得嗣如故其世嗣具世表中崇禎間慶臻嗣爵申申
京師破慶臻盡散其家財以予親戚交游置酒與其
家人聚飲積薪四圍合家燔死

會昌伯孫忠字主敬山東鄒平人孝恭皇后父也初
名愚宣宗勅改今名洪武末以太學生擢介休主簿
改調永城皆有惠政民愛之陞鴻臚序班宣宗即位
孝恭方為貴妃得帝意授忠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
事賜錦衣犀帶宴宣武門既孝恭立為后封會昌伯
帝后數臨幸其家忠妻董氏數召入多賜予貴盛寵渥無
與為比正統中后為皇太后忠生日太后遣使往為

忠上壽會祭酒李時勉忤王振意枷國子監諸生三
千人上書請救不得乃走會昌所祈爲言忠附奏皇
太后曰臣犬馬年今歲生辰殊不樂彼年生辰公卿
爲賀國子李先生亦來李先生君子也坐有君子乃
重今聞枷脰國子門不得來故不樂耳使者入奏太
后太后驚問帝祭酒貴臣也柰何囊頭今元舅生日
不得祭酒坐無重客元舅不驩帝立釋之命即賀忠
家士大夫皆再往爲壽車馬填溢里閭太學生律及
都人士聚觀相顧嘆息傳爲盛事忠爲人謙謹好行

其德宣宗欲爲忠起新第忠固辭賜以女弟近也擇人而嫁之成山侯通奪爵不自贖分以賜田鄉里故舊多賴以存活人稱忠長者年八十餘卒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子繼宗嗣伯天順元年以奪門功進侯加祿二百石與世券追封忠安國公改諡恭德家人冒功得官者二十餘人帝以太后故革諸蒼頭官官諸子弟如故五年總兵討曹賊加太保經筵侍班國有大事與會議祖制外戚不預政繼宗以勲德特膺異數弟顯宗自其父忠時已驕橫至是坐法繼宗爲請帝不悅謂大學士李賢曰祖制外戚不得預政太后

初以人言防衛須戚里令繼宗典兵至今悔之賢曰
孫侯醇謹無他腸第後不得爲故事耳成化元年再
革奪門功特旨繼宗侯如故卒贈鄭國公諡榮襄子
璉嗣卒子鎮嗣避英宗諱改名銘

都督錢貴直隸海州人孝莊皇后父也祖整從靖難
授燕山右護衛副千戶父通以白溝河滄州泚河功
陞指揮使初貴以指揮使從太宗北征宣德十年陞
都指揮僉事後陞中軍都督同知十二年卒賜祭葬
如例子欽爲錦衣帶俸指揮使與弟鍾從北征沒於
土木欽無子鍾遺腹生子雄雄字士英天順元年陞

都指揮使累官都督府同知朝廷念貴夫人陳氏老
賜莊田百頃者再成化八年加封陳爲太夫人雄不
言臣襲伯父欽職欽既受贈臣生父鍾與母王氏尚
未蒙恩帝特允推恩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王氏封恭
人以鍾殉王事故也成化十五年雄卒年三十訃聞
賜寶鏹萬緡遣治葬事初英宗閔后族單微每欲昨
之茅土孝莊輒遜謝故終雄身不及封拜雄卒子承
宗爲錦衣指揮已又於前軍都督府帶俸憲宗念累
朝外家皆受封爵乃如例進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安昌伯食祿千石予世襲嘉靖五年卒上輟

朝一日賜祭九壇遣官治喪事諡榮僖子維圻嗣爵
尋卒承宗母以庶長男維垣請吏部裁之授錦衣帶
俸指揮使已而維垣又乞嗣伯制曰外戚無功坐享
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取廷臣屢建議愛
國重名器也下九卿議羣臣上言外戚之封非古制
且祖宗來非軍功不拜洪熙以後轉相承襲祿米愈
增國用滋詘魏定故佐命元勳即彭城惠安亦軍功
居半承宗不得與比帝然其言勒維垣停伯不得襲
著爲令

寧國公周壽昌平州人孝肅皇后弟也父能以女入

宮侍英宗爲貴妃生憲宗官至錦衣衛正千戶能卒
壽嗣天順八年陞左軍都督僉事憲宗即位尊貴妃
爲皇太后壽以元舅召見授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
慶雲伯明年詔給莊田六十餘頃時方禁陳乞而壽
挾恩冒請帝竟許之未幾賜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石與世券八年充正使持
節封藩王時工部主事謝敬督呂梁洪壽欲多挾客
船敬難之互鬪致傷壽許敬諸不法事敬坐除名十
七年十月進爵爲侯帝復擢其弟指揮彧爲都督同
知千戶忠爲指揮舍人整海謙誠剛禮爲錦衣衛百

戶皆世襲當是時周氏一日蒙恩者數人顯燦莫埒
焉十二月庚申勅吏部曰朕自繼統以來治道鉅細
惟皇考是法矧尊親之誼崇所自始此古制也贈慶
雲侯周能及夫人甄氏實我聖母所自出而封號未
崇朕甚恧焉其贈能爲奉天翊運推誠佐理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寧國公諡榮靖甄氏爲寧
國夫人因賜壽勲誥如父官歲增祿二百石弘治元
年孝宗即位加太保增祿百石時敬皇后弟壽寧侯
張鶴齡貴顯橫戚里中擅阡陌市廛之利壽與爭至
聚衆鬪爲有司所糾帝令各具狀以聞壽猶貪求無

已皆曲從之正德三年查革先朝傳陞武爵壽子姓
周瑾等八人與焉壽請乞得旨還職卒年六十八贈
寧國公諡恭和壽性謹厚其使藩府及印馬皆稱旨
平居簡出不交賓客故能以富貴終子瑛嗣初弘治
中壽得賜寶坻地宅二千餘頃故會昌侯孫繼宗之
遺產在焉建昌侯張延齡繼宗壻也亦受地二百餘
頃與壽接壤數訟爭當是時延齡勢張甚壽悉讓其
地而自請地于耒安務正德末並入為皇莊嘉靖初
年詔皆給主于是兩家各請其故物瑛仍符所賜寶
坻地然瑛好貨更過於父至截商專利為御史所糾

周氏謹厚之風微矣

長寧伯周或孝肅皇后仲弟也與兄壽皆以外戚授
錦衣衛正千戶陞指揮使太監懷恩傳陞爲都督同
知成化三十三年封長寧伯世襲歲祿千石明年賜
特進給券誥弘治元年加歲祿百石十八年進太保
十二月或自請侯爵部臣言封爵重典其以恩授皆
出特旨未有如或之自請者帝是之當是時或方與
東光縣民訟由爲臺諫所糾乃自陳乞其特恩恣縱
如此武宗立復爲子姓乞恩帝命其子瑋璠錦衣衛
指揮使琪璘瑄正千戶皆世襲瑄特授錦衣衛百戶

正德三年卒猶以不得列侯爲憾子瑯璠瑯卒子大
經襲大經卒子世臣降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時嘉靖
二十八年也或以太后故封爵傳再世至是始從降
黜例云

都督王鎮字克安應天上元人孝貞皇后父也祖任
南京義勇衛千戶父鳳博大長者好延接士大夫時
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清望特著好別白君子小人
頗不爲權貴所悅鳳獨與交莫逆而驥亦時時隄就
之鎮承家訓爲人益厚重清謹有父風天順六年以
恩授金吾左衛指揮使尋陞都督同知成化四年進

右都督帶俸嘗奏乞軍伴隨從兵部言事非令甲帝特命以十五人予之封其父鳳為右都督鎮與父先後卒鎮為椒房之戚履榮寵而廉慎不改其舊終鎮之身不敢受封蓋恂恂篤行君子也弘治五年追封阜國公諡康穆子三人源清濬源初嗣父為錦衣衛都指揮使後陞都督同知成化二十三年封瑞安伯食祿千石與世券弘治五年進侯增祿二百石己加太保太傅增祿三百石追封其父鎮為阜國公母段氏阜國夫人自三代以下皆進祿侯爵妻及繼室並封侯夫人嘗與慶雲伯周壽私忿構訟帝釋不問母

段氏請中兩淮常股鹽許之故受地獨少源旁占民
產爲給事中王恒劾奏會有詔禁外戚侵民田源因
還民所占緝治其減獲焉弘治十四年以不赴郊壇
奪俸與耕籍田行五推禮源行事雖時溢禮法之外
然亦無大過故終身恩寵不衰嘉靖三年七月卒贈
太師諡榮靖子橋嗣清以恩授錦衣衛正千戶累官
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食祿千石予世
券十八年加大保增祿三百石嘉靖十三年四月卒
妻周氏爲子極乞恩襲封不許降授錦衣衛都指揮
同知濬字禹勳成化中以恩授錦衣衛百戶弘治三

年陞千戶累官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尋卒武
宗輟朝一日諭祭十六壇英賻甚厚贈安仁侯濬與
光源清並受封爵大瑞謙慎在戚畹中以賢稱子桓
嗣

安平伯吳安鎮江丹徒人也父彥名有女入宮洪熙
中召彥名子忠爲錦衣衛百戶宣德三年卒安以忠
弟嗣官正統十四年十二月陞中府軍前衛指揮使
是月景帝即位尊生母宣廟賢妃吳氏爲太后詔告
天下太后即彥名女也尋遣太監興安傳旨改安錦
衣衛景泰四年陞前軍都督府左都督七年封安平

伯食祿八百石而諸弟誠智信先後授官有一歲再遷自舍人至都督者天順元年奪安平伯爵降附軍前衛指揮僉事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廣林錦衣衛正千戶誠俱削官閑住成化十八年六月安子玉上言賢妃誕育景帝乞賜其父祭塋詔與祭了壇

都督汪泉不知其何郡人景帝廢后汪氏祖也初襲其父浩職為行在金吾衛指揮使正統十八年孫女為邸王妃十四年十二月邸王即皇帝位妃為皇后陸泉都指揮同知而官其子瑛為錦衣衛指揮使瑛

后父也景泰元年推恩以瑛弟璽爲南京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瑄爲錦衣衛正千戶二年進泉左都督指揮使瑛右都督當是時汪氏驟貴怙勢作奸占武清民田及招納四方游手奪商賈財貨等事爲給事中林聰所劾景帝不問聰等固請乃下瑛錦衣衛獄會后廢泉亦失寵詔籍泉所占田及私收漁澤之利三萬兩沒官天順元年降泉仍爲金吾左衛指揮使瑛仍爲中軍兵馬指揮而璽等悉奪職閑住五年泉

孫代職

指揮使杭昱景帝杭妃父也景泰三年妃立爲皇后

昱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尋陞指揮使帶俸不視事天
順元年降副千戶初昱子聚以后兄授錦衣衛正千
戶子敏孫宸皆金吾左衛試百戶聚在景泰間至是
敏宸皆削籍

都督唐興不詳其世系有女爲景帝貴妃寵冠後宮
興以恩澤給世券爲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尋遷本
衛指揮使已復爲左軍府右都督先是中官傳旨以
隆平東鹿縣清水河地賜興既而隆平民白清等稱
爲己業興訴于朝民終不服比收獲互相爭奪民有
至溺死者復以爲言景帝命執民杖遣之後興亦以

衆怒難犯自言食祿之家不當與民爭利以其地歸之官天順元年英宗收興下錦衣衛獄論死改戍河南興借宮闈之寵賜予最多人稱金穴而所授官遠過汪氏杭氏興以橫恣不檢故及于禍云

指揮使萬貴諸城人憲宗貴妃之父也少年嘗爲諸城吏坐事謫編戶霸州以貴妃歷官錦衣衛指揮使頗知禮法每受賜予輒憂形于色曰吾起閭閻爲掾史編尺三寧知有今日哉蒙天子恩備戒屬子姓武弁蟬聯然福過灾生未知所稅駕矣時貴妃擅寵作威福宮中比肩事上者多爲所齟齬至謀不利於孝

宗生母紀氏而責子喜爲指揮使通爲正千戶達爲副千戶皆怙恩恣橫貴每見其子驕佚屑越賜物則戒之曰官家賜物皆著于曆他日復來索取汝無以爲償矣諸子聞之皆笑爲迂成化十年七月卒賻贈祭葬視常例有加十四年二月進喜爲都指揮同知通爲指揮使達爲指揮僉事皆世襲而通尤橫甚請中鹽兩淮多所陳乞詔皆予之通子諸萬中行二時稱其官皆稱萬二云通少貧賤與兄業賈逐什一之利一旦驟貴閭閻無賴子弟見其勢餒薰灼爭相附和誘以作奸犯科諸寶石玩器競爲奇巧以邀厚利

外倚通而中恃貴妃爲與主中璫若韋興梁芳輩復左右之每市一物償輒空內庫不足以償嘗遇給直從內庫輦金錢出絡繹道上不絕見者駭嘆而諸璫第宅服用僭擬王侯于是國家之帑藏日虛民生日困矣通妻王氏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焉同宗陰遣婢僕時時至王氏所通殷懃候起居朝中希進之士屢趨其門妖人李孜省輩以金丹符水之術由通得幸濫躋卿貳于是朝廷之官常紊矣通淫放無節平居未嘗衣冠有徐達者妻色美通收爲奴而與私焉後通卧病適達與妻語通聞之大怒遂噎咽而死

帝猶寵眷不衰曲賜誥命明年傳陞喜爲都督同知
達爲指揮同知又有萬祥萬從善萬牛兒者皆得推
恩爲都指揮使及指揮僉事從善甫二歲爲通廢子
牛兒四歲則通養子也憲宗崩言官劾其罪狀並及
宮闈事孝宗不忍深求僅奪喜等官并追先朝所賜
誥命賚予及支內帑物直果如貴言

壽寧伯張戀敬皇后父也成化中后爲皇太子妃授
鴻臚卿后正位封壽寧伯立東宮進侯卒贈昌國公
子鶴齡嗣侯弟延齡亦以建昌伯進侯當是時二張
橫甚時時入禁中一日窺御帷內臣何文鼎持大

瓜筮之幾死帝亦不罪文鼎至奪民田廬請官舍
又豪奴姻親凌官府篡獄囚莫敢詰市津龍斷昏二
張人于是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李夢陽各疏劾幾得
罪他日帝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皇太子金夫
人逸還出游帝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不聞遙見大
張免冠觸地自是稍斂戢正德中鶴齡進太傅嘉靖
中大張以定策功封公然疑讜內積益怵怵自謹矣
尚書胡世寧言宜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
公自陛下始已而正昭聖皇太后號名上徽號太后
昔勿賀而二張多瑕讜嗜利奔走其門者生短長語

言朝廷大疑之於是奸人劉東山上疏言二張有逆
謀帝令考漢薄昭故事下考竟法司恐傷太后心疏
言二張諸不法皆前朝事乃逆謀無跡奏從末減帝
怒諸法司咸得罪再訊延齡坐斬鶴齡與南京錦衣
指揮勒閑住帝念昭聖當有言乃寬而昭聖竟不問
錦衣都指揮王佐力推鞠東山亦反坐荷校死

慶陽伯夏儒毅皇后父也父瑄好義與嫫族故舊通
有無聞殍死及無告者輒買棺掩骼稱長者儒資稟
淳厚濡染家訓以勤儉忠厚爲尚涉獵書史非人不
交父寢疾三年躬湯藥不離左右夜焚香額天以身

代以毅皇后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進慶陽伯
賜誥券益教謙慎服食不改其素朝暇未嘗輕出戶
庭凡厲民踰節之事一切不爲至子姓臧獲皆遵約
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肅然京師外內若不知
其爲外戚家縉紳卒然遇之不問亦知其爲慶陽也
正德十年卒子臣嗣

昌化伯邵喜浙江昌化人孝惠皇太后弟也父林寓
杭州太后初入宮爲宸妃林早卒太后有弟四人曰
宗曰安曰宣曰喜宣早卒宗亦再傳而絕及太后爲
貴妃生興獻皇帝及岐雍二王成化中喜得推恩官

錦衣衛百戶憲宗崩議革武弁之傳陞者喜與死百
戶安與焉正德二年喜上疏陳乞詔復原職再陞指
揮使無何以奏乞莊田爲侍郎陳金所劾世宗入繼
大統尊貴妃爲壽安皇太后喜以定策迎立功進封
昌化伯食祿千石與世券明年卒諡榮和子蕙嗣五
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下吏議繼又令武定侯郭勛太
學士張璉等議言邵氏子孫皆絕今爭襲者乃旁枝
不當嗣帝特令邵杰嗣伯杰安之孫也獻皇在憲廟
時爲安乞恩稱母弟故卒命杰云後帝以廷臣言盡
革外戚封邵氏爵亦停

泰和伯陳萬言大名人爲諸生嘉靖元年昭聖皇太

后旨選萬言女爲皇后先授鴻臚卿再加都督同知
賜第黃華坊二年萬言辭所賜第詔卜第于西安門
外給事中鄭自璧等言西安門外新宅已官驚之民
不宜奪與萬言不聽帝乃爲之起第經費數十餘萬
勞役數千餘人言官余瓚等抗疏不省已復封萬言
泰和伯授其子紹祖尚寶司丞尚書喬宇等爭之俱
不報三年萬言奏討莊田以贍家口又乞武清東安
地各千頃詔戶部勘空閑地土給之給事中張漢卿
上言賞予過多則恩數而爲僭陳乞太繁則法傷而

爲棄僭則濫棄則弛皆非所以遵憲典保貴戚訓臣
民也泰和伯陳萬言起身寒儒聯姍帝室視眷之初
方望其躬自檢修不忘儒素爲諸戚模範顧不自愛
惜日事貪冒去歲深冬雪沒急起大第徒役傷疲咨
怨之聲盈傳載路方今四方災沴相繼江淮餓死之
人窀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不是念今復求給莊
田夫小民一廛之地一畝之田終歲耕作猶苦不足
以養私室其不至流離散亡者幸有咫尺畦田以保
懋其心今又折割而畀之貴戚之家不亡不盜不可
得也按求討莊田歷經言官奏論憲宗孝宗朝飭諭

禁止新政以來又申約束萬言知成諭諄切却復故
違奏討規紀法何等乎自萬言被有優旨遂至轉相
效尤紛紛竄請俱奉查給之諭夫邦畿之田園版有
數若又並起吞侵小民豈尚有生產乎伏望割恩以
義杜漸以法一切裁抑令保延爵祿毋干憲典幸甚
言極爲愷切帝竟以兇莊曹村橋等地八百餘頃給
之七年皇后崩萬言恩漸殺而法網亦浸飭焉
安平侯方銳字廷器江寧人嘉靖九年銳長女選爲
宮嬪以恩授錦衣衛鎮撫尋陞正千戶尋攝位中宮
陞銳都指揮使扈從車駕南狩道拜復軍都督府在

都督既封安平伯復進封安平侯實食祿一千七百三十石銳常自韜戢帝嘗賜之第僅取足廩息不欲大爲營造服用自常賜外未嘗過求由是廷中推賢年六十卒子承裕嗣

固安伯陳景行字希哲江西建昌人高祖政以軍功爲百戶世襲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景行雖出介冑家性嗜學弱冠爲諸生高等女選入裕卹冊爲妃授錦衣衛正千戶隆慶改元太后正位中宮晉爵固安伯食祿千石萬曆嗣位上皇太后徽號益祿二百石賜肩輿又以皇子發祥益祿三百廕諸子官爵有差性

朴茂愿恪每遣祀宗廟山陵及持節冊封妃嬪諸大典禮必齋戒而後將事尚方非時之鮮衣玉帶玉兼金上尊拜賜輒惶懼如不能承間居援引古人事以戒諸子嘗曰吾讀漢史至絳灌等爲諸竇擇師傅竇客卒之長君少君並爲退讓可謂有大造于竇氏若輩其慎交遊毋昵匪類則長有今日矣其持盈守謙如此年七十卒訃聞太后哭之慟帝爲撤樂賜東園秘器諸鎡寶幣帛等物諭祭十六壇官爲繕塋仍予贈諡祠額而兩宮母后中宮妃嬪暨潞王恭王所賜稍疊不絕皆異教云子四人昌言錦衣衛都指揮僉

事嘉言錦衣衛指揮使善言名言並錦衣衛千戶名
言娶德平伯李銘女孝懿皇后女弟也

安國公李偉字世奇其先山西平陽人曾祖政從文
皇帝靖難軍占籍順天之泃縣遂爲泃人童時與奉
兒嬉里中忽羽衣過其前驚語人曰此男骨相奇偉
當位極人臣宜善視之祖岡常摩其頂曰聞先人言
我上世累德數百年後當大發豈在茲乎遂命其名
曰偉從羽衣之言也嘉靖二十四年春偉夢空中雲
五色承輦旌幢鼓吹導之下直達寢所驚寤倉皇攬
衣起猶隱隱若車騎紛綸狀比舍皆聞之冬十一月

慈聖皇太后生里中異香彌旬不散司候言后星見
燕分直帝城東南其地女家多喜自負莫能當之者
已避警携家入京居數歲女選入裕邸四十年顯皇
帝生乃悟羽衣言與嚮所夢悉徵隆慶改元冊立東
宮推恩加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是年顯皇帝登太
寶尊兩宮聖母爲皇太后晉爵武清伯歲食祿千石
賜乘肩輿尋益祿百五十石大昏禮成推尊上兩宮
聖母徽號益祿百石皇子生晉爵武清侯官兩子皆
都督偉蒙恩眷寵榮無與比而小心畏慎熾皇太后
猶時訓飭之偶小不率一日召入仁德門跪于地而

宣諭切責之以是李戚晚賢聲日益著與士大夫處
無崇卑務折節為恭敬未嘗干以私縉紳復重其多
與之游先後蒙被恩澤所賜第宅莊田金幣寶鏹之
類既羨溢而自奉甚約凡狗馬聲伎珍綺玩好之具
泊然無所嗜歲入租廬下輒指示諸子此顆粒皆出
國恩毋溢費又揭聖母所賜謙謹持盈寶翰于庭曰
懿訓昭然爾輩宜恪守覆車在前可鑒也諸子奉教
命循循一軌于禮度萬曆十一年卒贈太傅安國公
諡莊簡尤為異數云子三長文全次文貴並中軍都
督府左都督三十年帝以聖母慈恩特進武清伯文

全爲武清侯文全卒男錦衣衛指揮僉事誠銘襲爵
崇禎之末以國用匱乏爲憂閣臣薛國觀首議勸借
言在內惟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清爲言遂傳
密旨借四十萬金誠銘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繫治
其家人產房入官國安女字嘉定伯周奎孫嘉定請
于后后曰人當患難無絕婚禮但取此女歸勿擯持
一物諸戚畹合詞請寬不許于是戚畹人人自危後
皇五子病亟見慈聖李太后于空中俄憑而告者千
百言帝大懼停追仍給還產房復武清爵
永年伯王偉大興人孝端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后

遷入正中宮位授偉錦衣衛都督六年給房價銀一萬五千兩莊田五百頃進封永年伯支祿崇一石右尋命文書官傳諭內閣欲將偉弟男加恩授職輔臣擬偉弟俊男棟各錦衣衛正千戶頃之復傳諭正德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涼薄輔臣張居正等言世宗皇帝悉已釐革臣等改擬偉男棟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弟俊授錦衣衛正千戶至世襲則祖制昭垂臣等不敢奉詔越次日帝復遣文書官傳諭令按德平伯李銘事居正等執奏如初帝允之

鄭成憲大興人鄭貴妃父也妃既寵冠後宮父子宗族列爵蟬連多驕橫敗度見之臺省彈劾帝置不問十七年帶俸都督同知成憲卒子國泰請襲父職部議承襲非制帝竟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皋上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例不承襲會典昭然成憲既居極品國泰又得崇階貴妃家如此皇太后家當何如乞收回成命以示節制不報是時妃欲立福王爲太子既要帝于太高玄殿貯盟誓玉合爲信而鄭氏之屬如鄭承恩鄭福成鄭國賢鄭養性咸交結諸臣呼嗚呼帝座奪適之形彰明較著以故皇長子出閣冊立大

典父虛一時公論沸然鄭氏既陰移大權而欲陽示
遜謝以塞清論沽美名二十九年國泰疏請冊車來
宮并論貴妃服用過侈帝以其言狂瀆諭閣臣知之
而閣臣沈一貫奏言國泰之意一則欲聞揚貴妃之
賢使無訛語一則欲自保福祚使無後患正見小心
敬畏所宜褒嘉以成其美至云太子不立天下震動
萬古綱常所係宗社安危所關尤剖肝至忠之言皇
上宜加採擇臣謹再擬冊立冠婚及皇子分封擇日
具儀之聖諭以進不報而承恩亦以儲位父虛爲言
詔奪木中爲民居亡何妃得呂坤閏範序而刻之致

憂危竑議諸說彈射四起大抵指斥妃戚圖危國儲
之謀于是承恩復上疏陳辨攻科臣戴士衡全椒知
縣樊玉衡指爲妖書乞窮黨與是時帝震怒大索遂
有皦生光之獄嗣國本雖定福王亦之國而廷擊見
告羣疑愈深蓋終帝之世鄭氏之意無日不思問鼎
亂正也及帝崩猶以遺詔進封貴妃爲皇后孫如游
楊連等執奏數四而鄭養性知公議難犯亦具揭稭
部乞收回封后成命云

新樂侯劉文炳任丘籍南直海州人崇禎中任母前
純皇太后之弟封新樂侯孝純皇太后年二十二而

堯帝甫四齡及御極思慕之傷容貌不得見而新樂
祖母徐尚在遣畫工赴新樂第詰徐太母嬪繪奉后
御容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俯伏道左百姓聚觀
者以億萬計咸呼聖天子仁孝帝步出歸極門跪迎
隨冊封光皇帝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秉嬪李氏
爲恪嬪遣輔臣范復粹等捧冊行禮以三嬪皆太后
舊同事能記憶真容也于是封徐太夫人進瀛國孫
新樂侯文炳都督文燿文燈文炤俱叙賚有差甲申
三月十九日新樂聞宮中有變乃拜徐太夫人曰身
受國恩不可辱徐太夫人年九十一矣挺身赴井嬪

派男婦從之者十六人新樂以土掩之同弟文耀登樓闔門焚其賜第自縊而死

張國紀河南諸生熹廟懿安皇后父也后性莊直知國體教于帝前以顛倒舊章爲言一日帝幸后宮見几上書一冊問何書后對曰趙高傳帝默然忠賢聞之恨次骨遂造蜚語謂后非國紀女因孫二女也簧鼓幾搖聖聽會妖書事發曦生光既伏誅而復有匿名變告揭北安門列忠賢反狀及佐命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及被斥諸臣爲之益設邏卒數百人謀興大獄盡殺林下秉正諸臣而由國紀以搖動中宮事

成則以魏良卿女進于是府丞劉志選御史梁夢環
各疏泰國紀罪狀誣以通宮婢稱懿旨索獄諸事內
訾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直指斥中宮而詆言肘腋重
臣殫忠弼亮協贊中興而爲伏莽之人投間抵隙宜
窮竟以彰國法詔國紀革去伯爵回籍省愆忠賢意
不愜思齟齬益力一日伏壯士數人于便殿帝御殿
搜得之身挾利刃帝大驚下殿衛忠賢計譎后父國
紀圖立信王爲不軌謀之王體乾體乾曰主上凡事
憤憤獨于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屬無噍類矣
忠賢乃止亟殺所伏者以滅口崇禎初忠賢誅定逆
案罪志選夢環坐傾搖母后逼逐戚臣律大辟示斬

嘉定伯周奎蘄州人莊烈愍帝后父也后生蘄州之
葑門從父居京師天啓七年選爲信王妃崇禎改元
后正位奎賜第在葑門崇禎十年戒諭皇親駙馬不
安分義擾民者許言官糾劾又諭奎田弘遇袁祐尤
非他比宜先率禮爲諸戚臣倡弘遇祐皆責妃父也
袁妃無寵祐亦曲謹奉法弘遇好結納縉紳皆樂與
往還其年太子加元服出閣講學明年癸惑入心楊
嗣昌爲兵部尚書上言占主中宮后妃歷舉漢光武
明帝時月食火星不爲災其論明帝永平則云是年

立皇后馬氏德冠復宮此語援引不倫科臣何措駁
之曰臣不知嗣昌何所指斥且心爲明堂前後星昏
太子之屬恐奸人踵邪說以危東宮宜以爲戒是時
田貴妃擅寵幸弘遇教犯法交結朝臣謀傾中宮漸
有萌芽巫咸所占妃妾有謀后者天道信可畏何措
精內學恐嗣昌險詐將結椒親以固權免禍故先事
折之田妃居承乾宮承乾中供帳悉弘遇臚列以進
古玩時器及壁間字畫無不精好妃又洞音律管絃
琴奕事事工到以是寵遇獨渥帝嘗誇妃技事于后
且曰后獨不能此乎后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蠶
績且妃從何人授指法乎帝色動他日以詰妃妃言

幼從母學得旋召母入宮雅善鼓琴帝意始釋甲申
賊逼京師帝按籍令勲戚大璫輸助軍餉遣內官徐
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江諭再三不應
高憤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
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京師破賊拷索之抄
得五十二萬

明史卷四百

外戚傳

外戚下

李貞盱眙人後徙臨淮尚高帝姊長公主元季中原
鼎沸遂破家貲推牛豕會鄉里守望居無何亂兵入
境時淮東猶爲死守貞挈家避地淮東久之聞帝在
滁陽乃携其幼子文忠西奔出入亂兵中幾不存活
達滁陽見帝文忠年十六沉毅有勇智帝甚愛之命
從征討兵下嚴州婺處諸郡文忠開閫於嚴州以經
畧郡縣之未附者貞自金陵往就養張士誠遣其部
將由烏石山犯嚴州及諸暨兩月不解嚴人大恐貞

乃權掌軍務令文忠引兵擊敗之帝發兵平兩浙命文忠以所部兵水陸並進取杭州貞復權掌軍務兵出桐廬俘其守關之卒俘卒至嚴見城中勁兵悉出陰有叛志貞覺之因饗其衆至醉悉擒之送京師帝甚喜文忠兵所向克捷杭州平留文忠鎮守貞復來就養又明年爲洪武元年帝卽皇帝位封貞恩親侯初貞將避兵淮東而皇姊薨追封爲孝親公主勅有司具喪禮還葬先隴帝欲朝夕見貞賜第內城西偏召就第加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追封孝親公主爲曹國長公主貞年近七十既就第

勅免朝常贊拜不名帝幸其第賜宴皇太子諸王亦
常往存問貞跼蹐不自安但以手拊心曰恩深重言
莫能報五年命文忠北征授左副將軍以行師出嶺
北過五月捷音未至帝頗爲憂召貞入便殿諭意貞
進曰天生聖人承中華運海內盡歸職方彼區區餘
孽假怠沙漠不足憂捷音行且至矣願勿勞聖慮朱
幾文忠果奏凱還車駕復幸貞第賜宴惟甚貞以表
謝并辭祿賜表曰臣伏蒙聖恩以孝親公主之親寵
賜府第自揆何能叨榮至此臣生長田疇弗勤稼穡
惟知食力何望顯融初中原兵起室家無存攜子避

難命危朝露豈意生全惟陛下興師仗義應天順人
四海歸心羣雄率服臣之父子幸遇聖明脫塗泥於
衽席濟垂絕而更生收養板庭待以肺腑幼子文忠
蒙然童穉扶樹教育俾能成立指授神筭鎮守邊陲
未効纖毫以裨聖治幸會武功之成亦預分封之例
祿食一品位列上公下至愚駭小孫景隆亦叨職侍
衛衣冠焜燿於三世恩澤滂沛於一門按今食祿之
家未有過於臣者緬思往時之艱苦豈意今日之榮
華陛下憐臣之老賜以免朝屢蒙車駕之幸臨時沐
皇儲之眷顧寵錫每頒於天府恩禮復厚於子孫方

今朝廷清明法度具舉官不虛設祿無倖食臣每存
知足之戒恒切盈滿之懼臣之俸祿在所當辭伏望
聖聰俯察允臣所請庶幾情悃獲伸稍逭素餐之愧
益貞以國家爲念予雖在側不以爲喜或奉命征伐
四方久勞於外亦不以爲憂是年春三月文忠扈從
秦王晉王之國至六月還貞得疾忽不能言帝聞大
驚卽幸其第執貞手問曰還識朕否貞仰笑以對帝
洒泣嗚咽不能止有頃帝還宮中使相繼問遺至是
堯年七十有六帝震悼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奠追封
隴西王謚恭獻十有二月庚申筮於盱眙縣靈跡鄉

斗光山之原從長公主兆發引之日車駕復往望哭
於西城樓貞罵於孝敬太夫人性嚴貞微忤其意輒
加叱責貞嘗侍食值太夫人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
拾之食如初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
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
可於意乎先人田廬老母百歲後隨所欲取之吾不
較也及貴顯姻族流散者必請於帝而收之嘗言人
生貧賤富貴當不改所守一旦富貴而忘貧賤君子
不爲也不時賜衣幣必緝之雖一帶佩亦必藏以待
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於前懇懇言未

過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於此
今日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爲戚里之長苟事奢靡何
以勸率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於所性云

郭鎮字彥昂臨淮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高帝定天
下爲時名將封武定侯鎮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
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鎮以
勲戚子弟資貌潔修儀度詳謹朝謁之際帝屬目班
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
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
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法每命練兵綜事於

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建文元年薨於賜第年二十
有八事聞天子輟視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祭諸王
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帝所賜名

李謙舒城人尚永平公主事見公主傳

趙輝汧都人以蔭授府軍前衛千戶直黃城內門文
皇帝偶見之奇其貌選尚寶慶長公主歷事六朝眷
遇隆厚宣德間降勅有練達老成之褒正統間命掌
南京左府事尋委奉祭孝陵景泰初欲請纓報効以
殺醜敵以紓痛憤朝廷嘉其忠勤成化十四年卒輟
視朝一日葬祭如例輝人物修偉龐知文學好賢禮

士然窮奢極欲而克享年壽或其有得于養生之術
云

石璟昌黎人府軍前衛千戶林之子尚順德長公主
正統十四年督官軍隨駕北征天順五年曹欽謀逆
璟率衆赴敵擒達賊脫脫帝聞特加獎勞成化十四
年命往南京奉祀卒命有司營塋

井源直隸邢臺人以洪熙元年尚嘉興大長公主爲
駙馬都尉宣德三年帝謂吏部曰駙馬不務詩書通
古今曉忠孝仁義之道必至怠惰驕縱何以保富貴
先朝駙馬皆有學錄講繹經史訓飭理義今可擇端

重儒者爲源師資遂以訓導李鳴鶴爲學錄源受學
焉正統初帝大閱武命諸將騎射受命者數千人源
彎弓躍馬三發三中帝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
曰往者王振閱武紀廣驟進三級今萬乘閱武豈但
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十四年源從駕土木死之追
贈鉅鹿侯諡榮愍弟漢嗣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周璟字德章美姿貌廉靖詳雅天順間遷尚重慶公
主主憲皇同母女兄寵愛亡與比賜金珠玉帛山積
而璟持儒行篤好文史能爲詩日從翰林名公請受
業益奉賓客器用磁漆脯修取諸市中三子侍側獻

觴布席竟日不敢休贈遺諸兄壘從子不虛歲後掌
宗人府事弘治間卒年五十子忠錦未衛指揮使兼
都指揮使賢指揮同知序千戶

樊凱字大振安陽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令
學凱長身玉立美須髯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凱與
周璟同鄉主行又同凱慕璟為人襲其行事璟傾心
與友凱亦能爲詩成化間命統禁兵日介胄陞殿侍
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
不屈嘗曰凱幸託主爲朝廷肺腑戚縱自輕荼辱主
何所統卒王某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教掠治某知

瑾惡凱值瑾出東華門某稱寃狀列凱受禁卒銜且
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善論事有治畧河間諸郡
民貧役繁生于越兩人即閣之是時責倖者父死列
土封伯廡養富埒卿相民益多其倖每歲終禮部納
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入部中詳自尚書以下反
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意極憤誠得發遣使事藩
王嚴禁後勿得閣不二年此患息矣論團營軍曰軍
大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速操弱
巧敗夫取具臨時食頃罷一早有緩急非但不可賴
亦不能集宜於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士各卒

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爲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往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瑤俱錦衣衛指揮同知琮百戶安陽人又有李謙李堅宣德中皆尚主子孫古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林岳字邦鎮其先浙江寧海人洪武初徙寔京師隸水軍左衛成化間年十七選尚德清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賜誥命及玉帶蟒衣蓋自始被選廷謁入覲兩宮賜賚優厚皆異數也弘治間天子有事南郊命分守長安右門迨正德命乘肩輿出入年三十八卒岳溫雅不以富貴驕人與士大夫處敬恭不怠于長

鹿次薦

崔元字懋仁太原代州人尚永康大長公主事詳公主傳

鄔景和尚永福公主事詳公主傳

李和尚肅皇帝寧安大長公主子承恩襲左都督天啓間忤魏忠賢意坐借用團龍服金面壽喜龍金引盜乘輿服御物律斬承恩所有故肅皇帝賜物也獄上稍引八議忠賢矯旨竟生死忠賢以緝獲功賞畢酒賜勅獎諭

楊春元固安人萬曆二十四年尚榮昌長公主主孝

端頸皇后女也三十二年春元上疏自陳輒易故衣
拜於府門肩輿出都而去東廠奏聞帝大怒遣錦衣
衛官趕伴回京諭責其父教子無方并罪習禮官鮑
應鰲大學士沈一貫等言朝廷之用臣不可以專用
法况義無可絕則法難盡行情當曲體則事宜委悉
春元係皇上貴婿尚主十載生子四齡而直欲棄職
歸田必其難堪之甚或有左右之間皇上宜推恩待
之降肺腑之密情詳察其府中內外離間不法之人
而整頓更易之則釐降之初心不孤伉儷之永懷可
洽帝聽其言秋禮部奏駙馬春元悔過讀書宵監期

滿詔復任朝恭回府居住

冉興讓義縣人神廟第七女壽陽公主鄭貴妃出選
駙馬時帝垂簾目之貴妃侍側進選者三人其二顧
氏子京師人一興讓也二顧氏子白玉大簪帽極細
亮髮可鑑輕綃霧縠而興讓衣故衣著圓羅帽淡撲
無可人意帝向妃指而頷之中選者乃興讓也四十
年春卦冠長安右門去帝怒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
賈之鳳俸一年時興讓被辱閹豎具奏帝問狀閹復
率殿之於東安門公主三奏不得達帝反繫治其家
人興讓以是去給事中范濟世上言駙馬上之愛婿

無故而辱何人不可辱公主上之愛女訴不得聞何人可聞總之皇上靜攝有年即聖子神孫情意濶絕讒構易生不可不塞其源也臺省勲戚皆以爲言輔臣亦言紀法凌遲非所以服人心重國體壅蔽已甚處置失平何以訓後俱不報十月錦衣衛奏言訪尋與謀於葛洪山伴回中途託疾遷延詔詰責送國子監習禮一年

輩永固宇洪圖順天大興人尚樂安公主事詳公主傳

論曰外戚之患固以西京爲鑿矣然而東漢之梁竇

唐之武楊接踵相師畧不知懲抑獨何與宋室雖
嚴正迺猶母后臨朝戚屬進用未爲盡善明祖審于
利害熟計安全諸係戚畹之列第崇名號勿予事權
嘗謂侍臣曰人主不牽私愛苟干政典一繩以公則
外戚之禍何由作以故二百七十餘年外家號稱循
謹如郭德成之任達孫忠之淳行萬貴之先見俱不
失爲守謙知足之倫矣大抵法紀申明恩故罔貸即
上官禹山之孽奚自而萌哉然而漸積陵夷驕縱叠
見怙私扞罔往往不絕如壽寧建昌者流毒螫閭閻
公私受禍則防微杜漸豈可不加謹乎哉